

红粉玉女武侠小说系列

凌麦童 主编

江山王气空千劫，剑影光寒几度秋。

无情剑为多情出，始悟真侠何处求。

鸳鸯罗衾不耐寒，懒披薄绡倚阑干，望断银汉。

方晓然◎著

落金枝

武



太白文艺出版社

花若戎金

貳

方晓然◎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金戈/方晓然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0-331-9

I. 花... II. 方...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026 号

策 划:兴 安 李西闽

责任编辑:王大伟

插 图:郑 峰 苏 苏

装帧设计:鹿头琴

责任校对:王 水 张 倩

花 落 金 戈

方晓然 著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北京市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中区 17 楼 电话:010-87873536 邮编 100068)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65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80-331-9/I·235

定 价 45.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红粉动江湖

——为盛棠、燕七、暖玉、方晓然小说序

温瑞安

武侠小说界同道习惯把文风、理念比较接近我的朋友，和受过我作品、个人作风、小说人物影响的写手和创作人称为“温派”。同理，对喜欢我的小说，还有支持发扬将中国侠义精神现代化、生活化、文学化甚至诗化的朋友，以及投入加盟温派文艺、侠情活动或网站（例如“神州奇侠”、“六分半堂”、“神侯府·小楼”）的同道，都称之为“温迷”。

这几十年下来，温派几经挫折，六次复起，终于扎根于土，仰望星空，树大根深，枝蔓叶笼。其中有不少出色的写手，作品已堪称起自于温派而超越于温，不但我本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仰慕推崇，连一向喜爱和支持我作品的朋友，希望“大中华侠义时代”来临的同道们，也啧啧称奇，寄望甚殷。

其中，这四位女子写手，不是巾帼不让须眉而已矣，而是“生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个“烈”字，是指“侠烈”的“烈”，“英烈”的“烈”。她们更是红颜犹胜雄勇，红粉睥睨男儿。原因是：一，她们确实写的好；二，她们的确出色（在文字、为人、风格、精神乃至作品的破旧立新上皆如是）；三，她们本身在生活上也是侠女。

其中以盛棠为例。这个女子，我在本年初上网“小楼”时已与她相知，跟燕七一样，都是我拜把子义妹。盛棠为人行事，本身就是位女侠。在网上，凡有看不过眼的事，哪怕是不与她牵连的，她定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行文情智交糅，决不对善人恶，也决不于恶人善。像这样一位侠女，不止网上行文如此，在生活上也秉持同样侠风，本身就是一部侠女传奇。她写武侠，古风温情兼备，可谓是：从来不信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我不仅推崇她的作品，还极推崇她的为人。

燕七这女子，曾与我共赴温派大聚，同在武汉出阵，为人雍容淡定，有大家闺秀之气派，却也有小家碧玉之温婉，文笔之佳，出自古转入温而自得其风。一夜芳菲，难出其右。

暖玉，是温派武侠创作中才情与智慧均高妙的女子。她文笔好是没话说，但原则性强，可以说是骨格清奇，形成了她的小说自有一股无人能得之风情，因风吹过蔷薇。



红粉动江湖

花
落
金
戈





方晓然，文自金庸古典风貌的衍生和延续，不过写到她那儿，更拓（思域）更新（眼界）更清（境界），金风温雨，期以在她手上火传绚烂。

而今她们四位，一齐出书，为中华侠情小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七八十步，对我而言，就似是“四大女神捕”一起出动，四方震动，八面威风，玉女出奇书红粉动江湖。

红粉动江湖



主要人物简介

宋：

- 1 **杨清波**：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人，杨府的二公子，别号“逍遥公子”。性格潇洒不羁，待人真诚。
- 2 **杨清流**：杨清波的大哥，杨府的少主，为人深沉。
- 3 **司徒燕**：丐帮的女弟子，后与杨清波相爱，身世坎坷，为人刚毅决绝。
- 4 **郑文董**：杨清流的未婚妻，在迎娶途中真身被杀，由西夏的奸细易容替换。
- 5 **柳明珠**：无极岛主的女儿，被辽人所掳，后为杨清波所救，成为杨清波的妻子。
- 6 **杨云天**：杨府的府主，为人保守固执。
- 7 **杨夫人**：杨氏兄弟的母亲。
- 8 **杨明**：杨府管家，杨清流的心腹。
- 9 **姜宁**：杨府的教师，后为假文董所收买。
- 10 **司徒卓**：丐帮帮主，司徒燕的义父。
- 11 **柳靖**：无极岛主，柳明珠的父亲。
- 12 **李延渥**：瀛州知州，后与杨清波、史普、李晚红共同抗辽，并结义。
- 13 **史普**：冀贝巡检司。
- 14 **李晚红**：李延渥的幼妹，李家剑法的传人，暗中倾慕杨清波。
- 15 **明尘禅师**：少林方丈。
- 16 **于述行**：昆仑掌门，为辽邦所收买。
- 17 **安经昀**：峨嵋掌门。
- 18 **田君维**：崆峒掌门，素与安经昀不睦。
- 19 **李观亭**：李府府主，李晚红嫡亲兄长。
- 20 **王钦若**：宋枢密使，主和派。
- 21 **寇准**：宋丞相，主战。
- 22 **真宗**：宋皇帝。
- 24 **何山**：司徒燕的师兄，丐帮护法。



主要人物简介

花落金戈





主要人物简介



辽：

- 1 **陆渐鸿**：本名耶律渐鸿，辽邦的王子，来到大宋境内组建奸细组织“玄武楼”。
- 2 **云娘**：陆渐鸿的红颜知己。
- 3 **克敏**：大辽国师，天下第一高手。
- 4 **玄鹰**：陆渐鸿的心腹，暗中对柳明珠生情。
- 5 **贝野**：玄武楼的高手。
- 6 **萧达兰**：辽邦的兰陵郡王，为人慷慨豪勇，与司徒燕结有情缘。
- 7 **萧太后**：辽邦太后。
- 8 **韩德让**：辽邦的丞相。
- 9 **李格**：玄武楼分楼主，辽国贵族，后投靠杨清流。

夏：

- 1 **李德明**：西夏之主，刚刚即位。
- 2 **假文莹**：杨清流之妻。
- 3 **大静禅师**：潜伏在中原的奸细，与杨清流过从甚密。
- 4 **王利通**：西夏派到辽玄武楼的奸细。

题 记

沁 园 春

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
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
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

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
叹封侯心在，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
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别残灯抽剑看。
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

——（宋） 陈人杰



题
记

花
金
戈



落戈



目录

红粉动江湖 温瑞安

主要人物简介

楔子

卷一 烽火千里

一 丧事	2
二 论兵	7
三 钟情	12
四 血雨	18
五 出征	23
六 遇敌	28
七 报信	34
八 城破	40
九 入城	45
十 往事	49
卷二 狼烟频传	
一 帷幄	57
二 定州	62

卷三 会聚瀛州

三 变故	68
四 受屈	73
五 逃脱	77
六 巧计	83
七 点兵	87
八 救驾	92
九 应变	97
十 克敌	103
卷三 会聚瀛州	
一 逼供	109
二 报信	114
三 守城	119
四 血战	125

落戈



卷四 澶渊绝唱

一局势	二会师	三定计	四迎敌	五冰火	六生死	七亲征	八使节
167	171	176	182	187	192	198	204

五退兵	六回溯	七征程	八敌手	九夜战	十争执
132	125	145	150	155	161

卷五 金戈玉帛

一战后	二密谈	三议政	四断情	五争执	六出使	七深夜	八和谈	九对质	十余波	尾声	后记
221	226	231	236	241	245	250	254	260	265	272	274

九合璧	十绝唱
210	215

楔子

宋，景德元年的秋，对于中原武林而言，是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先是屹立武林百年之久的“天下第一庄”杨府指责江南武林的后起之秀玄武楼是辽帮派到中原的奸细组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诱杀了玄武楼楼主陆渐鸿，而以潇洒之名传遍天下的杨府二公子杨清波，更自陆渐鸿手中救走被劫持的、武林巨擎无极岛主柳靖的独生爱女柳明珠。

公子风流，小姐多情，自是一段佳姻缘，可正当天下同来贺喜之时，却有个丐帮女弟子来行刺新郎，言语含混暧昧，众江湖客当着杨家不便说，背地里莫不打探这“门风严谨”的杨家与“侠义无双”的丐帮之间的情恨纠葛。

武林之中，谣言未止，玄武楼便卷土重来，邀请天下英豪聚会金陵钟山，一则为了结盟对抗日益强盛的辽邦，二则为被杨家无端杀害的楼主陆渐鸿复仇。一个神秘高手使杨家的千般谋划尽付流水，杨家家主杨云天含恨而终。

方自成婚的杨家兄弟便遭丧父之痛，生生割让出当日武林公赠的“天下第一”匾额，而塞上宋辽交界之处却已燃起烽烟。

亲仇、名誉、两国之恨，风雨飘摇中，杨家兄弟不知不觉已被逼上了绝境。



楔子





卷一

烽火千里



一 丧事

扶着父亲的灵柩回转杨家，安置妥当，祭拜完毕，杨家兄弟待要在灵前守夜，却被母亲赶了出来，言道，来日大战，聚少离多，要他们多陪陪妻子。杨家兄弟含着眼泪，各自回房。杨家二公子清波与其妻明珠，尽释前嫌，自是一番缠绵，而清流进了房间还没来得及和文董说上两句话，杨明便来求见，言道，秋林禅院的大静禅师邀他相见。

文董眼中闪过一抹失望，却微笑道：“我等你回来。”清流歉然握了下她的手，柔声道：“要是太晚，就先睡吧。”

秋林禅院还与几个月前一模一样，当真一片不受红尘侵扰的净土。同样皎洁的月色，只是古槐树上的叶子已落了大半。

大静禅师唏嘘道：“想不到杨老庄主就这么去了，日后少庄主担起杨府重担，只怕更苦了。”

清流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忧伤问道：“大师召见，不知有何吩咐？”

大静禅师叹道：“老庄主武林泰斗，德高望重，老衲不知有否荣幸为他老人家颂经文做功德？”

清流忧伤道：“大师高义！不过他老人家临终之时，曾留言想安安静静地离去，我们心虽不忍，却也不便违拗。丧事就不烦劳大师了！”

大静大师摇头道：“少庄主此言差矣！老庄主是体恤子女，但做子女的又怎么能如此草率？这样一则辜负亲恩，二则传到江湖中去名声也不好听！”

清流眉梢微微一挑，问道：“那以大师之见，我该如何操办丧事？”

大静禅师宣了声佛号道：“自当依礼服丧。老衲愿为老庄主诵经七七四十九日，而后百日之典，则当邀江湖群雄齐来吊唁。”

清流目光微闪接口道：“那在下是否还应当守孝三年，足不出户？”

大静禅师道：“江湖上风云变化，少庄主也可变通，我想守孝一年足矣追思！”

清流沉默片刻，叹道：“大师所言甚有道理，可是家母和舍弟都意属丧事从简，我也不好多言，辜负大师的好意了。”

大静禅师别有深意微微一笑道：“杨夫人素来不理江湖事，而二公子更都是听您的吩咐行事。少庄主，不应该是庄主了，您决定的事情，又怎么会不成呢？其实老衲所言，也是主上的吩咐！”

清流歉然道：“重阳会上，杨家失了‘天下第一’的名号，又累得家父丧命，家母怎肯罢休？如今令谕已下，在下不日就要出门。还望大师体谅，回复主上！”

大静禅师神色忽然变冷：“明人不说暗话，庄主不方便守灵也便罢了，只要您不插手契丹南征之事则可！当日您信中已表明对主上的效忠之心，现下该不会反悔吧？”

清流微笑道：“在下与贵上合作，素来是两相其利，我敬重贵上的身份，以属下相称，但从未领过半分俸禄、受过半点封号，大师想来也明白。自从贵国新主执政，行事咄咄逼人，倒叫在下有些心寒！”

大静禅师霍然站起怒道：“难道少庄主当真决心抗命？”

清流平声静气道：“故友重逢，月下清谈，发两句牢骚，大师何必如此激动？贵上登基不满一年，年纪和舍弟仿佛，正值热血少年时，冲动些也是常理。不过大师却是先主留下来的旧人，我们两家的关系以及南边的形势，您应当清楚得很！当真争个鱼死网破，除了便宜辽人，又有何好处？”

大静禅师冷笑道：“少庄主非但不肯奉令，还敢辱及主上，如此反复无常，老衲不敢相留，请回！”

清流安坐如初笑道：“大师禅修多年，即非冲动之人，如何说出冲动之言？在下不敢违令，只是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请大师转告贵上！”

大静禅师沉声道：“少庄主舌灿莲花，接令与否，望请明示！”

清流不作理会，径自接道：“贵上想必新近得了辽邦的好处，故而相助与他。但如今的天下便似魏蜀吴三国相争，毋须讳言，以兵力而论辽最强，宋次之，而贵国稍弱。如贵国联合辽邦而攻宋，一旦辽主平定天下，卧侧之塌，又岂容他人酣睡？届时贵国是否能抵挡辽兵？”

他见大静禅师面上稍露讥讽之色，语声微顿，徐徐接道：“也许贵国同时也得了宋国的好处，又或与大宋朝中之臣另有协商，意图坐收渔人之利。是故再瞧不上杨府一个落没的武林世家，不欲我等参与纷争。”他见大静禅师眼中忽然闪过一丝惊诧，继续微笑道：“如果是一，贵国虽有危机，尚有缓和余地；如果是二，大师之危已迫在眉睫！”

大静禅师微显紧张之色，等他下文，却见清流呷了口茶，赞道：“大师独出心裁，以桂花熏茶，当真颊齿留香！”

大静禅师忍了片刻，禁不住冷笑道：“庄主莫要危言耸听！如按少庄主所言，老衲如何遭难？”

清流温言道：“大师一向负责与在下交易，如果贵国和杨家断绝往来，大师滞留杭州，当司何职？这些年大师又经手了多少隐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先主固然对您推心置腹，但新主却与您素为谋面！”他长身而起，信手拈了朵桂花，叹道：“桂子飘香，惜乎已是深秋落花时！”





卷一

烽火千里



大静禅师神色缓和下来，好言道：“边塞苦寒之地，刀兵凶险，少庄主千金之体，何必亲临？静待江南，明哲保身又可尽孝道，何乐而不为？”

清流正色道：“大师，现今大宋朝中无良将，对辽邦起兵之事还将信将疑，辽邦一旦发起倾国之力来袭，多半宋兵瞬息便会溃败如山倒，只怕会效仿晋室迁都以避。届时北方土地尽为辽有，贵国非但难收渔翁之利，反而弄巧成拙，引狼入室！”

大静禅师沉声道：“当真如少庄主所言，辽邦一统江北，江南必然繁华更胜往昔，于杨家有利无弊，少庄主为何不做这现成的渔翁？”

清流淡然一笑，道：“在下毕竟还是宋人！况且若能使宋辽在江北战局中僵持不下，则物资紧缺，江南米粮布帛，奇货可居，杨家一样有利可图。更何况两国交兵对我杨家而言，亦是难得的机会。在下还想趁此恢复祖上声誉，怎可龟缩不出？贵国利益与在下利益相同，还请大师将方才所言转告主上，在下就是再糊涂，也不会和自己为难！”

大静禅师犹豫良久才道：“少庄主精明太过，主上不是不想用，而是不敢用！少庄主所言老衲自当上报，但在得到新的谕令之前，还请您暂居府中！”

清流笑容中忽然带出了难言的讥屑，涩声道：“有大师握着在下的亲笔书信，在下怎敢不应？”

大静禅师双掌合十，微笑道：“善哉，如此甚好！”

回杨府的一路，清流仿佛沉醉于月色，走得极慢。

杨明却晓得他必是又遇上棘手之事，心中担忧，但只能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等着他想出化解危难的办法，指派给自己新的任务。

临近杨府，清流的脚步忽然顿住，转过头对杨明道：“明日过午，清波就押着饷银乔装启程，你连夜传令下去，一路上准备接应。”

杨明领命，清流微微一笑，脚步也轻快起来。

长长的蜡烛燃掉了大半，文董倚床拿了本乐府诗集，正翻到木兰辞，但见空白处一行挺拔的墨迹破空欲出：“雄雌莫辨，愧煞无盐！”

她认得这正是清流的笔迹，不由神色古怪，又是忍笑又是羞恼！

她少女之时，素有才女之名，这些日子静多动少，重拾读书之趣，才发现清流藏书非但丰富异常，且每本书册上都有旁批注释。她先读清流在三略六韬、春秋史记上面的批注，越看越敬服，越看越心惊，却也不由越看越入迷。

今日清流返家，她特意换了诗册来读，却没有想到同样的字迹，留在诗集上却迥然相异，所提或长或短，动情有之，深邃有之，更有这般的笑闹诙谐。奇文妙论层出不穷，竟真个让她读得不忍释手！

门一响，清流推门而入，见文董似笑非笑望着他，微微一怔，温言道：“累你久等，可是在埋怨为夫？”

文董抿唇微笑，递出诗册嗔道：“敢拿花木兰来比作无盐，你可是嫉妒人家巾帼英雄领兵出征，统帅千军的威风？”

清流一眼扫过，微显尴尬，随即笑道：“少年时候的游戏也被你翻出来！我是说，木兰女将军的才华可比春秋的无盐娘娘，成不成？”他贴着文董坐下，在她耳

边悄声道：“不过混在那么多男人中间，若非平胸丑陋，怎会不被发现？若是我们文薰这样漂亮，一下子就被挑出来，可当不成英雄了！”

文薰轻啐一声，笑骂“贫嘴”，吹熄了烛火。

次日清晨，清波就清流被找到。清波看着他领着自己小心翼翼避过旁人进了书房，又谨慎地关好了门窗，不觉好奇问道：“一大早干什么这样这样匆匆忙忙，神神秘秘的？”

清流半真半假轻叹道：“人心不古，内奸难防，要密谈怎么能不小心？”

清波白了他一眼：“那敢问阁下有何见不得人的机密大事？”

清流不愠不火：“我答应丐帮捐助军饷十万，你还记得吧？”

清波道：“当然，就是有点惊讶，原来咱们家这么有钱！”

清流冷哼道：“家里的账目你半点也不操心，居然还有脸面说？”

想着平日荒唐，清波眼神微微一黯，苦笑告饶道：“我日后听你吩咐，做牛做马均无怨言还不成吗？”

清流拍了下他的肩微笑道：“好兄弟！不过眼下要紧的却不是咱们杨府之内的事情！”

清波正色道：“那要紧的事情，是不是押送饷银？”

清流点头道：“辽邦的人盯死了杨家，为掩人耳目，我用别人的名义托了镖局来运送。想让你易容潜行，暗中护送！”

清波笑道：“只要别给我弄个‘谢发财’之类的化名就好！”

清流给他一份路引，笑道：“今天下午就启程，先由扬威镖局送到徐州，再转到中原联镖送到汴京交给丐帮。”

清波打开，路引上的名字却是“原平安”。他心中微酸，却撇着嘴道：“今天就启程？我们昨天才进家门！”

清流似充耳不闻接道：“你一路上机灵点小心点，别露了身份！把镖银交给丐帮之后，就留在京城，过两天我也要上京。”

清波轻叹道：“看来我们是不能多陪爹爹几日了。这两天，你帮我多添几柱香吧！”

清流的声​​音轻柔：“放心，我还会跟爹说，您那个二儿子，还跟以前一样油嘴滑舌。”

清波听着眼圈不禁又有些红。

清流话一出口便后悔了，忍着心下酸楚，勉强笑道：“都说江南女子是水做的，怎么你也动不动就要哭？还是攒了眼泪，等下在爹爹的灵前一并哭吧！”

清波脸一红，飞快擦了下眼睛，怒道：“你胡说什么！我哪里要哭！”

清流似笑非笑道：“那算我求你等会再哭一鼻子，成不？不过要哭得哀恸欲绝，最好再喷出口血来，然后你就昏倒好了。”

清波只道他笑话自己，恼羞成怒，抬手便是一拳。清流一闪，正色道：“我是说正经的！你护送镖银是机密，家里忽然不见你人影，总要有个遮掩的说法。反正装病是你的拿手好戏，就说你旧创复发，新伤恶化，心若死灰，了无生念，总之就



卷一

烽火千里

花落金戈





是病得厉害，谁也不能见！”

清波听得目瞪口呆，咬牙切齿道：“这样咒我，你好狠的心肠！”

清流脸上忽然显出郁郁之色，叹道：“我，其实我一直很怕万一……”

清波心一痛，忙道：“逗你一下也当真。你都说了我擅长装病，还要认真。”

清流的眼中流露出狡猾之色，退开一步笑道：“当什么真？我是害怕万一你不答应装病。不过你既答应，我也就放心了。”

清波佯怒来打，清流边闪边笑：“你先好好想想怎么劝得明珠首肯，帮你圆谎吧！”

半个时辰之后，杨夫人领着儿子媳妇拜祭杨云天。

跪在灵前，清波的眼泪汹涌而下，开始还有些装作，不知不觉便触动了情怀，更想到烽火将燃，前途难测，泪便渐渐脱去了控制。本是想咬破舌尖，不想喉头一痒，当真便呛了口血。清波苦笑，借势假作昏厥，在场诸人慌做一团，七手八脚将他扶入房间。清流让文董去请府中的医师，关好房门便见清波才张开眼笑道：“娘，明珠，是大哥出主意让我装病骗人的，我没事！”

杨夫人和明珠一愣，却听清流冷然道：“我可没让你假戏真做！”

杨夫人急问道：“究竟怎么回事？”

清流简略将计划说出，杨夫人望着他们兄弟，沉默片刻才叹道：“你们新遭丧父之痛，却连哀悼悲伤的时间都没有，真苦了你们！你爹看了却不知是自暴还是心疼！”

清流听了心中酸涩，忙转开话题道：“娘，二弟出门只有您、明珠、杨明还有等会来的王大夫知道。这事如果传到玄武楼的耳朵里，他们必然会派高手沿途截杀，丢银是小，就怕连累二弟出事！”

杨夫人肃然道：“我明白！府里面人多口杂，难免没有细作。明珠，这件事哪怕对你父亲和文董也不要提起！”

清流笑道：“他们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机密之事，少一人知道总是多一份把握！”

明珠望了一眼躺着的清波，轻轻点了下头。

门外脚步声传来，清波重新闭上眼，一副昏迷未醒的模样。帘拢轻挑，文董陪着王大夫进了房间。王大夫搭了清波的脉，沉吟良久才长叹摇头道：“二公子内力耗竭之后非但未加调息，反而心绪激荡，结郁于心。所谓心病难医，这些日子二公子还要好生静养才是。千万不可让他劳神激动。”

明知作假，明珠听了还是忍不住一阵心痛。待杨夫人等退去，她低着头，从怀中取出一个香囊，给清波挂上，垂下头轻声道：“嫁你之后，我才开始学刺绣。这是第一个成品，送到佛前求了七日，希望能保佑你平安！本来昨天晚上想给你，结果，结果忘了……”

清波亲了亲她的耳垂，悄声道：“辜负了那么多时间，等我回来补偿给你，好不？”

明珠脸上羞红，柔声道：“我知你心里难受，但凡事看开些，一路上也要多当

心，别真闷出病来！”

二 论兵

重阳会后，克敏怜司徒燕孤苦，将她收为弟子。他命陆渐鸿、玄鹰以及王利通等一千人留在江南，自己带着司徒燕返回辽邦。

愈向北行，越是天寒。这日他们已到了遂城，再有一日的光景，便离开大宋的国土了。一阵寒风吹过，司徒燕不禁瑟缩了下，看着道两旁挂着薄霜的枯枝，心下哀凉：失去了武功，想不到竟连在这度过了大半岁月的冀北，都不能习惯！

这一路行来，克敏宛若慈父，对她真算得关怀备至。不要说是在丐帮，即令与清波相处时，两人也是玩笑多于温情，远比不得如今处处被捧在掌心一般。想着此去辽邦，这位大辽国师，便算是她在世上惟一近似于亲人的人。司徒燕微笑了起来，笑容中带着难言的自嘲，明灭的烛火下，甚至还有些许诡异。

九月二十八，司徒燕随克敏抵达幽州，住进了他的别苑。一入皇城，克敏立刻繁忙起来。从早到晚，司徒燕几乎连他的影子也见不到。日子是悠闲也是寂寞，虽然吃穿用度皆与中原无异，虽然侍从们对她无不恭谨有礼，但那些或好奇或鄙视的目光还是不经意地汇集到了她的身上。

走在国师府后院的小径上，迎着凛凛寒风，望着萧萧落木，司徒燕深切地体味着异乡的秋。恍惚她又回到了重阳，恍惚又见清波长剑挥出，划断了衣襟。

可笑吗？直到看见了他的割袍，才忽然想到那日自己断义时，他的心境又是怎样呢？当日他的所思所想，是不是也和今日的自己相似？但无论如何他身边总还会有一个红颜知己温言抚慰，总还有兄长慈母可以倚靠。或者终有一天，当他偶尔听到旁人提起“司徒燕”这三个字的时候，会揽着娇妻爱子，微笑着道一句“年少轻狂”吧？只是不知道，那时的自己，会魂归何方？

正自出神，司徒燕听见克敏温和的声音：“燕儿，想什么呢？”

司徒燕赶忙回身见礼，克敏一边阻拦，一边笑道：“怎么路上还好好的，回到家里反而变得生疏了？”

司徒燕沉默片刻黯然道：“是燕儿先前放肆了。”

克敏柔声道：“是不是家里有人得罪你了？”

司徒燕惶恐道：“怎么会？大家对我都很好，只是……”

“只是你总觉得是寄人篱下！”克敏微带责备道，“燕儿，你不说我也知道，很多人心里面对你还是排斥！平心而论，对陌生的人事，常人总难免会有戒心！你是个坚韧的孩子，怎么如此轻易就灰心丧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想要别人敬你信你，便先要自己振奋起来，做出一番事业！”



卷一
烽火千里

花落金戈

